

巴人全集

卷十六 译著

巴人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宁波出版社

巴人全集

卷十六
译 著

巴人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宁波出版社

目 录

苏维埃-特女教师日记 / 1

重译者的话 / 3

苏维埃-特女教师日记 / 5

铁 / 141

译者序 / 143

铁 / 147

和平 / 207

译者序 / 209

和平 / 214

从社会学见地来看艺术 / 421

原著者序文 / 423

第一章 社会的结合性(最复杂的美的感情的原理) / 426

第二章 可作为社会性之原动力及新社会环境之创造力的天才 / 441

第三章 在批评里的共感与社会性 / 458

第四章 在艺术中个人的及社会的生活之表现 / 466

第五章 写实主义——卑俗主义及其避免之方法 / 480

附录 / 513

重译者附语 / 528

编后说明 / 529

(本卷责任编辑:李莹)

苏维埃-特女教师日记

原著：[苏]哀斯·克理各理衣夫

重译者的话

本书由日人广冈光治译本转译。关于作者的身世,译者并无说及,重译者亦不能在此介绍。惟此书内容与价值,译者在序言里颇颇推奖。兹将序言移译于下:

国民的文盲,为帝政俄罗斯之一特征。有一文部大臣向亚历山大进言,谓全般民众之大多数教以读书方法,应有害无益。但教育为一部支配阶级获得享乐之特权。现在资本主义的国家,不如此者可说没有。

一九一七年的布尔塞维克革命根本地破坏旧的社会制度。独头政治的自由崩坏,教育的自由归于民众。革命俄罗斯之教育当局,排除传统教育的拘束,负起形成应于劳动者农民共和国的新的教育方法的责任。在这里,他们求世界各国新的教育理论,根据他们独特的环境,为评价之再吟味,努力地把握着真实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这意味,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最大的教育实验室“世界教育之乐土”(Elysium)。

这日记体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主义者,是苏维埃教育界之先驱者,担任少年子女的教育,是充分地感知世界最初的劳动者农民的共和国建设之伟业的基础的一位女性。

关于苏维埃-特文化的方面光辉的指导者克尔波斯界耶女史(列宁夫人)喝破着:“新学校之方针,是教育青年人们,养成适当的社会与集团的劳动人们,用以贡献劳动者全体为伟大的使命。”这个年青的女教师正是克尔波斯界耶女史之忠实后继者。

她担任指导初等三年级男女卅名之共学。其学校日记内九月八日新学年开始,到五月一日(May day)终了。儿童所有的各人各样的个性,与家庭交涉,生活即教育的创造的努力,等等,如实地被描写着。特别地发见一不良男子与一不良女子营夫妇生活时的她的处置。有深切的爱情,以感动读者。她说:“伟大的震撼世界的事件的反响,浸入到我们的学校来了!大的

环境指示我们做事的方向与内容！……我们从‘大的环境’受到冲动，必需以我们作中心，组成小的环境。”关于苏维埃的教育，实在是形成大的社会的斗争的一翼，由于她的实践指示给我们……

重译者移译此书，不特为其描写所感动，而尤为其中间的论述所吸引。作者于新教育之实施，皆有新奇的见解。可作我国党政重新之今日的教育界，作实际上的参考。

惟此有一足以使我们深思与吟味之处，即书中女教师，对于教育的热忱与毅力，究属谁使之然。想为中国现社会经济组织下生活着的小学教师们所难能。小学教师捧腹喊饿之不暇，又何暇谈教育。故我重译此书时脑中常浮漾着二句不知何所云云的话：

“要把教育深入，便当从教育打出！”

即此，亦是重译者不知何所云云从事移译之意。

最后重译者应向读者告罪。重译者向属“负产阶级”！小学教育界出身，例非学问深造之博士与架近视镜之大学生，戴方帽子之留学生，日文根底浅薄，学习时间又甚短促，其中想有不少误译。

好在并非名著，负罪或许较少。但还望读者切实指正。

碧三记于东京·一九二九年六月二三日

苏维埃-特女教师日记

九月八日

是新学年了。加之,又是新校舍了。新来的儿童多了。心机一转,就想好好儿干一下。

校舍还不曾把各组划分定。但是,校长定要到了授业开始,约定个时间来决定,我们真有点等得不耐烦了。

一部分教室,还没有把墙壁涂好。廊下竖着梯子,散乱着窗头的残积的炼瓦,放着涂色的罐头。一部分已经修理好的教室,开放着窗户,使墙壁容易干燥。电车的响声,搬运车的磔格的骚音,来往地都可听到。校舍中,风吹过,白雾般石灰卷起来,在涂天井的泥匠,像跟谁说着。

啊! 这里,可十分愉快咯!

几乎认识不得了的被日晒焦了的孩子们,穿着隐约可见皮肤的薄夏服,像潜在马足旁的鸽子般,在檐下筑着窗头的与泥匠缝间的廊下回跳着。

但儿童与教师,还未把暑假中气氛消除。女教师们,在“轧轮”地带着猛烈的响声的门闩上立看。风从窗外吹来,不客气地吹拂着她们。他们都还海的暴风那样的,荒原那样的,旷野河流和瀑布那样的,梦中一般地说着。儿童们集在一处,在白的石灰汁流着的,齜齜的地板上坐着,身体互相依靠着,茶褐色的头,全像马之行列般并着。看着蟹的甲壳,干了的鱼的胃袋,鸥的小羽毛,自己在暑假中采取来的宝物。其中,特别是乐利界的宝物。引起一般的尊敬与满足。这些便是因海中磨擦的结果,而发光的海豚的椎骨,和有向上弯曲的毒针的夹的蝎。

今学年,我是三年生级任教员。去年我教的儿童中,仅剩二十名。我们移到新筑的校舍,儿童也各自因学校和自己家相近转校过来。新生十五名。全部三十五名。其中百分之五十,十一岁。百分之三十,十二岁。百分之五,十一岁以下。十二岁以上的,百分之十。家族职业十分之七,是劳动者的子弟。

九月九日

今日是开校第二天——我们向完全弄好了的一间教室，把凳、桌、黑板、棚架等运入。先在此处占领了作为教室。他组尚未作何准备，故校舍之授业的第一声从我们的教室开始。

我把这话对学生说了。

蔓波界从自己的席次飞出，回跳室中，吃惊着的台比从衣袋中拿出表，叫了出来。

“九月九日午前十一时十四分，授业开始！”

接着平手地用力叩着桌盖。

其他学生反射地仿效叩着桌盖，叫。

“万岁！万岁！万岁！”

我叫学生们静下来，发出较谁更高的声音。

校内全体骚动，这骚动的我级的序曲，我想不注意地过去。

昨日，轰哄的街之骚音向校舍过来，教室“轧轧”地起了反响，我何等有精神，打动了勇气，兜上了喜悦。今日，我始觉疲劳。

周围仍喧哗着，学生们也很骚扰，他们始终为近旁的纷纭夺去了注意。我想在最初的一日静静地实习授课，成了空想。

我一定想组织地观察学生的举动。这夏深深注意地研究过马洛珈衣的考案。和姆拉叟提倡的观察方法，我非常有兴味。但在实际教室里从事的女教师，要实行这些妙案，颇不容易。我去年已经聚了许多观察的体验的结果，但这些，无论是偶然的资料或种类不同的事件，总是部分的事实。我想根据白莎夫作着写实的记录，只是梦想不到的事。而且，我知道没有写实的记录，观察的真实性与确信性便会失却。这个真没法想。我还不外是普通地记日记。

我用着好奇心观察新入学的儿童们。最初一日的印象，我觉得与学生们驯染这事较任何事要紧。儿童们的姿容，似乎也记不清楚。

克拉滑，是铁道服务员的女儿，瘦弱的，尖鼻，薄唇，雀斑的小孩。透彻样的黄色的声音。

授业以前。

“克拉滑，为什么你不和燕留舍一起坐呀？”

“先生，和男子一起坐说是不好的……”

授业终了。

“克拉滑，为什么不照我所说般，把笔记本放在橱中呀？”

“先生，和别人的没什么不同，要被他们拿到家里去的……”

午时休息间。

“克拉滑，为什么你不到食堂和大家一起去用点心呀？廊下是齷齪的。”

“先生，点心无论何处，可坐着吃的，要不是这样，说不定会有谁请分些点心呢……”

这样说了，急把包点心的纸打开，给我看这里面，说：

“烧仔牛肉，好味道的咯！”

第三时授课时间。

“克拉滑，为什么你不抄写。打开笔记本来呀？”

“等波理楷写好了再写，要不是这样我的笔记又会飞溅了。”

“不是波理楷。是培拉藕界哪。”

邻座的新来女生，起述异议。但在她这话中像被侮辱般的，感到愤怒不能忍受，用着像极懂事理的人般的调子说：

“在家里，常常叫我培——拉——藕——界的！”这，是用引长的印象深深的口调，全像模仿谁的抑扬般。

终了课业，见到，培拉藕界跟在乐俐古后面走。

乐俐古去年便是我的学生，博物学的爱好者。是当初组织动物标本室委员会时的委员。我是从他为要买牝的硕鼠，到旧货摊去卖掉小衫这些话里知道的（但他却向我说硕鼠是伯父给他的）。现在乐俐古做梦一般地想要栗鼠，校长安南鲍茜，却说若要栗鼠先要造笼。这样约束他。这回我为乐俐古会不会为了买栗鼠，把短裤卖给旧货摊担心着……但还是昨天的事。我一时疏忽，把动物标本室的钥匙寄存在乐俐古地方，他便引进了朋友们，直到傍晚还在那里。

培拉藕界，在和他并着走，同时扯着乐俐古的衣袖，如何热心地请求着。这低矮肥胖的少女竟向着阔肩、强壮的乐俐古频频请求。亚麻色的滑泽的发，从大的圆头上故意使它垂下。平稳地，敷过油般，大人样地束着，押在颈旁。

灰色可爱的眼，温和的，严肃的容颜。她的姿容与态度，温柔，贞淑，宛然是

一个好女子。衣服较其他的女孩长。系着裙。她走路时，腹稍前突。

她急速地，开着大步；瑟瑟地放快追随着乐俐古，从后面用心深深地拉他的手，扯着衣袖。但是乐俐古，小气地，用肘肘着她。我追上去？听在说些什么话。

“啊，怎么这样憎？我又不会怎么！只要看一看啦！”

“我说不许看，就不许看。跟着作什么来！”

“我明天拿肉馒头来给你哪——妈妈做美味的肉馒头真是好手段呀。”

“你的肉馒头，去塞自己的喉头吧！”

我走近去。

“培拉藕界，为了什么这样请求呀？”

“乐俐古，不听我请求逃避着哪。”

我用手轻轻地爱抚着他头上的发。

“培拉藕界请求你什么呀？”我问。

乐俐古，不答。彼默着，想把头离去我手。我可不放。

“我要看小鼯鼠哪。小小的，刚生下的小乖乖。可是乐俐古说不好看，真是执拗哪。”

“乐俐古，让她到我们的标本室去看看吧。呃，去吧！”我说。

“那么去好了。”他的头从我手中挣出，不承情地回答。突然插手袋中，取出钥匙。培拉藕界两腕组在胸前，发出欢声。

三人一起取道廊下向动物标本室走。乐俐古嘟着嘴，装作吹口笛般姿势，到了门旁，还怪吝地把培拉藕界推开。

“等着，立着等！”

我进了这尊严的地方。这室，和教室同样，暂时的充用。但标本看去全整顿过了，我起先吃了一惊，鸟笼四只，二只黄莺，一只白鸽，一只白头翁。各各悬在窗际。花瓶里花尚新鲜。鱼，蛙，龟，尚在桶里，水族馆那边不曾完工。白鼠在窗头旁边神采好好地当着和暖的场所。这白鼠的家族的情形，就是先刻培拉藕界强要乐俐古看的。

在门口立下。

“喂，真是非同小可呀！”她战栗着身体，“哈——嗤”地叹了口气。走到中途呼吸像被夺去般的，慢慢地小心运步前进，再又立停下来回视四周。

这时，乐俐古，已快速地追上她立停。他自己担当见学团指导的职务。

“给快些过来,还做着什么!挨次好好地看吧!怎么,要看鼯鼠吗?”

但她见了这些,总轰跳着心,听不出他在说什么。

“哦!兔子!”她叫着就在这里坐下。

“兔子?弄错了,是硕鼠呀!”乐俐古嘲笑地说明。

“啊!给快到这边来。鼯鼠是要伤风的!好几次好几次开箱,是不行的呀!”

培拉藕界从硕鼠旁边走过。自卑地看着家兔同时向乐俐古这边走去,我尾随在她的后面。

“这里——”乐俐古指示着,“这箱中母鼠,有十二匹仔鼠。我把雄的放在别处,不放进去。这雄的曾吃了一匹仔鼠。雄的,在这隔壁的笼里另住着。仔鼠因为生出便赤裸裸的,不可不放置得暖一点。”

乐俐古用着巧妙的惯常的语调说明。培拉藕界眼里表现着尊敬之色。倾听说明。手组在胸前。这似乎是她脾气,时时颤巍巍地发颤。

“啊!看哪!这回?真顶顶有趣了!”乐俐古,开了笼,拿出一块绵做的窠,绵中,薄蔷薇色的透明般的没毛的仔鼠,“鹊落鹊落”在掀动。像较指头稍大,小的砂糖细工做的仔猪一般。

“薄蔷薇色……”几乎没有听到般她小声地脱口而出。

我看到培拉藕界的衣服的襟饰下,她的肝脏怎样“突突”地在跳呵。但手还不曾触着小生物,乐俐古便向她怒叫。

“不要去触弄它……离得开一点看吧!”

他仍把仔鼠放入原来笼中,这回捉出母鼠来了。是蔷薇耳,赤眼,白色的美丽的小生物。鼠很信赖般地在乐俐古腕上这边那边地,驰回着。用可爱的有须的面,抵触着他的手。

“看吧,这鼯鼠多驯顺呀。常常在手掌上吃饭。这是我教训着的。”他扬扬得意地说。

不意地她敏捷地伸过手去,而且,同时,母亲般温和,把鼯鼠取来。

“啊!可爱的鼯鼠呵——”竟不知不觉地,给小小东西一个小小的吻——“啊,这里是肚子……这里是屁股……这……耳!……”说着。

她全然鼓舞起爱情与感动,在战栗着了。

刹时,不意地,全像汽笛般轰鸣起来了。回头乐俐古,脸成赤色,“轧”的吊上了愤怒,拍的倒竖起赤发,振起了拳头。

他在殴打少女了！我押住他手，他还拼命地要挣脱。

“这个粗货，”他叫着，“放下鼯鼠来！”

我从发着抖的少女的手中，拿来了小小生物，给放入笼中。

“乐俐古，你怎么说呀？她没有怎么弄过这鼯鼠呀……”

培拉藕界，在恐怖地发抖，同时看着乐俐古，向门口后退。但还没退到门旁便立下来，小女儿般撩起衣裙蒙着头，两手捧面，抱歉般地“啜啜啜啜”地啜泣了。

我握着二人的手，出了标本室。在廊下，碰到去年我教过的学生绰名叫作“博士夫人”的可爱的理多绮界。

“理多，谢谢你，安慰安慰这新来的女生！被乐俐古欺侮了哪！”我说着，便握着乐俐古的手向职员室走去。他很平静地回来羞耻而又顽强般地跟着我。

“乐俐古，为什么突然地对那女孩发怒了呢？”我说。他默默地“嘶唔嘶唔”地响着鼻。

“你多分以为那女孩要把鼯鼠拿去了吗？为什么，你不对她说明这鼯鼠是级里共有物呢？……”这时乐俐古摇头表示不是为这个。

“那么，你担心那女孩会弄伤了这鼯鼠吗？但是，那女孩非常可爱地爱抚着这小东西，你没有看到在接吻吗？……”

这时，乐俐古的颜面变赤了，紧握着拳，像要努力镇压自己的愤怒般的。他有些怎么憎恶般地向旁边“呸嗤的”的吐了口唾沫。

“做着怎么温和的动作哪……可恶的‘小娘儿’！可憎的家伙……‘可爱的呀！可爱的呀！’……哼。”他模拟着少女的口调。又“呸嗤”地吐了口唾沫。

“你说什么呀，你说什么呀，乐俐古！”我狼狈地说。

“阿理界·玛尔特农奈！阿理界·玛尔特农奈！女子到动物标本室去。是不行的。”他热心地恳求般说，“我们的小动物，是为教育上的目的饲养着的，不是为着爱抚的呀……但是女子总像这样的……还是舐自己的拳头去好呀……我从今日起要限制起来了——”

“可爱的乐俐古，”我这样说，“这样做好的吗？我也是女子呀。有时我看到像你那般小小的活泼的男孩儿，也会发生温和的浓烈的情感呢……”但是，我装着严正的面容说起关于“科学与女性的任务”的问题，对乐俐古作实务的会话。

“而且，不但如此，”我说，“你请考虑一下，乐俐古。里多博物学校你更用功。无论观察什么，都记录得很漂亮，描写实验还不是全级里第一等上手。可是她还

不是一样欢喜爱抚你的小生物。我们第六年级博物学教师玛理耶·绮华农奈，是个漂亮的学者了哪，也很爱抚生物呢！这总知道的呵。”

“我也爱好生物的，”乐俐古不服气地说，“但是和生物接吻啦，舐啦，却没有做过。这种事，真可憎啦！”他又附加了一句。

我怎么办，能不能说服乐俐古使他允许，也不知道。……而且，这上面，没有再继续说下去的必要！要是我再说下去会不会使乐俐古更深地怨恨培拉藕界增加了她的负担，可不明白。我终于吩咐乐俐古回去了……

今日发生的这件事，可作为关于“男女同学”问题的一种考察。有特记的必要。

斯台耶(学校的扫除妇兼小使妇)理理派派地说：

“在学校里做事大约也有十七年了，像这样的教室涂抹着一种种的颜色的事倒还是第一遭。这以前呢，什么时候都是用同样颜色的。一个地方是黄色的了，那么余外便也统统黄色的。要不然，多涂白色。但是现在这学校，这间呢，蔷薇色的。那间呢，又是橄榄色和桃色的。看去，全像冰忌琳拌着果子露！”

教室的壁，使用着胶质的复杂的涂料。下方引着青色的线——这是我校“美术家”阿其利界·皮克托洛奈的理想。她自己也不管泥匠讨厌在石灰中拌着染料。剪着型纸，自己引着线。从早到晚和泥匠一起工作。她说服了校长，不要多少费用，实际上似乎费用颇大，所以阿其利界·皮克托洛奈和校长安南鲍茜二人间的事总守着秘密。校长是古派的人物，待女子特别好，青年美女的要求是不会拒绝的。是个漂亮家，欢喜青年的女教师们。女教师们，各自担忧着地，同时整理自己级任的教室的调子。“真是修面理发般大事哪。”校长看到时带着谑笑的口调。

我的教室，是黄金色的三学年的另外一组，觉得是质素而又稍稍暗淡些的教室。一组围绕着涩暗的紫丁香花般的壁，一组却围绕着明朗的蔷薇色的壁……

“看不见教室了，只看见梦的世界了！窗旁摆着花钵，挂着孩子的美丽的衣服……”女教师们欢天喜地这样说。

但是，这样布置，似乎不必要。我们的严格的教务主任绮理奈·麦特哀奈，带着怫然的颜色巡视教室，既不赞赏，又不非难，最后担忧般地带着几分困难的调子说。

“我不明白这些考案的意味,像这样的色调,并不怎么合意。简直是俗恶的色调……”

我也以为在涂着纯白的或灰色的教室里授课比较适合些。

“啊!这是什么色调呵!真是奇怪透了的样子!……”到我们学校来的大学实习生们也嘲笑着。当经过沿廊下的杂然的色壁的教室之侧时,我呢,也还是赞成那学生们的话。

预定作初等生教室的校舍的半部,现在暂时禁止学生进去。临时地借用其他半部的校舍。

授业还未开始,我从橱内取出教材。儿童们,各各就席。教室笼罩着“嘎碌嘎碌”的骚动声。刘理耶,向室内跑来时,我感到像一束白布从窗外投入一般。她的衣服,跑起来的拍子飞散着般。巾帕在头上飞扬。

“诸位!”她叫着,“多么好呀!多么美丽呀!快看着吧!我们教室全像花开着般了!天国般的了!漂亮呵!”

她只是地旋转着,又从教室跳出去。儿童们一齐立起,发出“凯耶凯耶”的尖锐的声音。在刘理耶后面跑去,我在廊下门旁追上他们。

“要是参观我们的教室这么闹是不行的,不要三三五五的,请聚在一处吧!站在门外看,进去也不行的。用手去摸壁也不行的!”

完全顺从地——儿童们,无论行什么仪式,没有像看新教室那般态度顺从,我简直不能探出适当的言词来形容这——数珠般地连接着。慢慢地几乎死静的,一块儿运着足从门进去从门出来。他们通过各教室时,每次浴着从门外映入到室内的新鲜的色彩的反射时,他们便都如何有精神地漏出感叹的声音。

“是谁弄得这样的美丽的呀?”乐俐古问着,“总是美术家吧?”

“美术家会涂墙壁的吗?可不是那些贱工们描绘着的吗?这个,总是泥匠做的吧!”新入校的穷相的叫作绥义耶的男孩装作懂事般的面颜说。

“撒谎!这是阿其利界·皮克托洛奈做的呀。我很知道。……”刘理耶吻着点着唇的手指,接着又一只只地吻过。

“啊!在这样漂亮的教室里应该有怎样好的行仪呀!”理多像担心般地叹息着。

“我们组织委员会呵。阿理界·玛尔特农奈。要是有一点玷污弄脏,便要处

以罚金。”刘理耶又说。

只有蔓波界没有顽皮态度,认真地热心地看着。他像这样温顺专心!真是少有的事。

“合意的吧,蔓波界?”

“阔气呀!”他鼓舌而说,“全是大富家之家,我们的学校,这回真阔大了!”

“和寺院一样的呀!……”新入校的少年特理夫温说。他是个强壮的孩子,沉静地认真地颇似一个严肃家。衣服着得很端正,衣服的剪裁方法如旧时商人风度,看去很奇特的。

九月十一日

想不到有父兄来访。参观新校舍。儿童们大概在家里夸大地说吧。

各自引导着想看看教室的父兄。但是我的教室壁画的花束,不会给予父兄以很大的印象的!——或许适切地说,印象是为了和别的教室强烈的色彩一比较而消淡了。校舍大门,实在堂堂大观。此外也加大修理,窗头的替换,廊下墙壁的加涂刷新,以及开壁作窗,等等。

“费了很大的经费吧,不是为了儿童太过奢侈了吗?”理多的父亲说。他是四十岁的铤力职工,手和脸都带灰色,脸和衣服的颜色,不易分别出来。

理多握着父亲的手,全部校舍墙壁的种种模样,不稍错过地都引导着看。父亲温和地微笑说。

“这叫作花钱不当呵!这些墙壁,怕不立刻褪了颜色。这雀屏真是多的!孩子们只要暖好了。弄些柴烤火倒要紧的吧?”

“门高耸到天际了!”乐俐古叫。

他也同母亲在参观校舍。父亲,是熟练工人共产党员。劳动者的上层阶级者。母亲是个瘦弱的猫背的带着执拗般的眼光的妇人。我很知道那个妇人。她常说不平的话。她是个对学校 and 教师有很大的期待的人。她很热心出席父兄会,像在监视孩子的用功。是病身,精神衰弱者,而又很能吃苦耐劳的女子。过过乞食般生活,遭遇过很大的凌辱,挨饿,受追放处分,遂造成了自己们的天下。生活引上她到平等地位。过去的隐匿的困难的憎恶,与永远地燃烧着的耻辱的印象,现在都遂了愿望,她便成了个骄横高傲的人。她感到自己的过去的“单纯的”“非教育的”之中得来的病的苦楚。我看破她为教育她息儿乐俐古直到最后的一